

## 第一回 说奇梦乡老圆谎 追官粮奸胥索贿

话说湖北武昌府兴国州，有一村，名为愚村。村中有个愚夫，姓贾名守拙，世代务农为业，薄有田地房产，尽够吃用。活了五十多岁，不曾离开乡间一步，往常时节，跟着一班田夫野老，在那瓜棚底下说说笑笑，倒也不识不知、过了半世的快活日子。有一天，这贾守拙睡中觉，忽然的哈哈笑醒转来，妻子吃了一惊，问其原故，他连称奇怪，他妻子道：“好好的睡觉，有什么奇怪？”他道：“我做了一梦，梦到一个所在，一望是水连天，天连水，脚下踏了一张树叶，飘飘荡荡，随着风渡了过去，看见一座高山，便停下了。那山脚下却有一片沙滩，随脚走了几步，前面一片土地，人家不少，那些人的穿着，和我们不一样，一色短衣裳皮靴子，头上还带顶有边的草帽。见了我一齐嘻嘻的笑。我也对着他笑，不料这笑，竟把我的梦笑醒。”妻子听了，说他做的是痴梦。

夫妻正在闲谈，忽然听得外面打门声响，妻子赶忙出去开门。却走进了一个老先生，守拙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他亲家稽老古。这人是个老童生，年纪六十多岁，精神极好，逢考必到，总只进得头场，动不动闹了笑话，被贴扣考。有一遭去应县考，报了未冠，题纸下来，可巧碰着从前做过的书院卷子，一篇对题文章，把他喜的了不得，赶忙照本抄誊，取了一个扛榜，大为荣耀。有人恭维他，称他为“初覆公”，又因他肚皮里记得的典故实在多，又叫他为“杂货铺”。

闲言少叙，且说贾守拙见稽亲家来到，知有正事，连忙让坐。稽老古开言道：“明天我们村里合祭五圣菩萨，大家须得志志诚诚的，多捐几个钱，面子好看一点。这遭是归我承办，有簿子在此，亲家你光景还好，总得捐你四百钱，我替你写上罢。”守拙在菩萨面上是极肯花钱的，欣然应诺，走入房里，摸索半天，串了四百大钱，交给稽老古。稽老古因为凑钱事忙，匆匆的别去。

到了次日，贾守拙一早起来，到五圣庙拈香行礼，稽老古早在那里料理，等到上祭事毕，饮福之后，稽老古交代几个村农，收拾器具，自己拉了贾守拙，走到打稻场边闲话。两人席地而坐，稽老古探下了黄铜厚边眼镜，拿起一支三尺长的粗竹烟袋，装上些旱烟，敲着了火，哗叭哗叭乱吸起来。守拙忽然想起前天所做的梦，便说：“我前儿做了个梦。正待告诉亲家，请你圆圆。”因把那个梦述了一遍，稽老古想了一想道：“这梦却合了我那朋友说的一个典故，那年我到汉口，住在舍亲开的一间洋货店里，会着出过洋的一位朋友，闲谈起来，据他说是海里有个仙人岛，在云雾中间，远远望着，有些金银宫殿，直上云霄。有人费了无数钱财，要寻此岛，及到将船放去，却又一无所有。后来遇着大风，波浪掀天，几乎把船底翻了过来。从此便没人再敢前去找寻这个岛。听得人家说起，只有当初秦朝一个皇帝，名字叫做什么秦始皇，他老坐了天下，出榜招贤，要寻此岛。

“其时山东有个道士，姓徐名福，曾在武当山学道三年，很有些神通。这时节，辞了师父下山，适见此榜，便揭了下来，说是定要面见这秦始皇帝。县官听报，不敢隐瞒，立刻把他请进暖

阁，不消说是大排筵席款待，就是食用一切，都是这县官所办。当下封了一只大官船，送这道士到京城里。秦始皇帝一见，龙颜大悦，立时就封他为逍遥东海神君。这道士和皇帝约定了三件事：头一件是要定造一只大海船，船上要盖九九八十一间高楼，楼房又宽又大；第二件是要三千个童男童女，一齐住在船下楼房之中；第三件是要支持一年的粮草。秦始皇帝一一听从，择日开船，望仙人岛进发。谁知一去十年、杳无音信，有人传说海里翻了一只大海船，死了无数的人，疑心就是他同了那三千童男女，一齐是死在海里的了。

“又过了几年，秦朝的老皇帝过世，太子登基。有天召见群臣，正待退朝，忽然午门外来了个外国使臣，贡了无数珍奇宝物，一道表章，呈上御案。天子举目一看，原来是徐道士做了仙人岛的岛长了。据说这岛里有种仙草，吃了下去，能叫人长生不老，徐道士已经成了仙人，这些童男童女，互相婚配，生儿育女，做了神仙的部民。又有一般可喜的事，做仙人的百姓，一样耕田种地，不消纳得租粮，亦不见有人犯法吃官司，拉进衙门受差人的欺负。”

正在说得高兴，蓦然来了两个人，一系本村地保，是认得的，一个穿了件青布大衫、黑布马褂，油光烁烁的面皮蜡黄，嘴唇带黑，满面烟气，是个大瘾头的样子。这人对着两人斜溜了一眼，回头向地保道：“那个是姓贾的？”守拙一看，来头不好，连忙站起来道：“在下就是姓贾的，不知尊驾要寻舍下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州里差下来的，只因贾守拙抗欠官粮，立须提办。”说罢，随手在袖统管里，抽出一张火票来。守拙道：“那是我的堂房侄儿，

种了五亩田，不赶正经，合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吃酒赌钱，以至拖欠钱粮，晓得不好，昨儿晚上逃了出去，这个不干我事。”差人道：“不管你侄儿儿子，只知是贾守拙的花户，须要你完粮，这是皇家的国课，可是当玩的，你有话，去见官说。”地保插嘴道：“贾老拙，你放亮些，早些打点上路罢，免得我们受累。”差人道：“正是，我是奉上差遣的，今儿天光才有些儿亮，即便下来找你，直到如今，还没有吃过一餐半顿，也该请请我们才是，刚才走过你们镇上，有一座小饭店，倒还干净。我们就去罢！”不由分说，拉了贾守拙便走。守拙吓得面无人色，只得跟了他走。

倒是稽先生有主意，对那差人说道：“老兄，请停一步儿，我同这位舍亲有句话说。”那差人道：“好，你们趁早商议，衙门里的规矩，你老是知道的。”稽先生就同贾守拙走了几步，低低说道：“老亲家，你为了令侄，吃这场官司，是没法的了。但是应该如何安排，须要拿定了主意，我到你家去报个信儿，取些钱钞应用。”守拙道：“真正该死，我因看祖宗分上，将这五亩地送给这孽种，弄到祸事上身，说不得将这老命也送给他罢。你晓得的，我两手空空，那里有钱使用。”稽先生劝道：“你快不必如此，好歹欠的钱粮有限，代他完上就罢了，田产仍在，算起来府上的田是好的，至少也值三五十吊一亩，将田收回，并不吃亏。只恐怕衙门口零碎打点，倒要多费几文，常言说得好：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这是能强得过去的事吗？”守拙被他说得心动，诚恐当堂挨了板子，不好见人。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！这事全仗老亲家照应，你到我家里去，对我那老伴儿说，床底下有个破油纸篓子，里面藏着十吊钱，是

东村王老二惜给我买牛的，没得法子，取些来应用罢。”话犹未了，差人来催道：“饱人不知饿人饥，你两位的话，也该说完了。”守拙没法，只得对稽先生道：“你去就来，我在镇上周家饭店里等你。”于是三人踱到镇上。

进了饭店的门，一看是两间房子，右手设着一座灶。左手靠定板门，安放了一张长方板桌儿。上面摆了三四个黄泥大瓦盆，内盛着沙糖拌了三寸长的红烧鲫鱼，又有一盆白菜炒肉片，一盆连汤的黄豆芽，都是买剩了一小半的。老周是到前村抹牌去了，三人拣个座儿坐下，小二认得地保、贾守拙两人。走近前来，问吃什么？差人点了一样烧豆腐，一样炒鸡蛋，两盘鱼肉，四两高粱。地保差人共吃了五碗饭。贾守拙见吃了名件不少，约莫着要三百来钱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白瞪着眼，一言不发。正在着急之际，却好稽先生走了来，叫小二将酒饭帐算一算，袖子里掏出四百毛钱，付清了帐。向差人说道：“我送舍亲到衙门里去，我们就走罢。”差人道：“且慢，我们要商议商议，近处可有烟馆？躺躺再说。”地保插嘴道：“怎么没有烟馆。出了店门，望西走去四五个店门，便是烟铺，熬的上好的烟膏。”差人迷齐着眼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咱们同去躺躺。”贾、稽二人无奈，只得随了他同行。

到了门口，门上挂的是破布帘子，稽先生第一个推门进去，看看里头是黑洞洞的，墙上挂着一盏洋铁皮做的油葫芦，已经是熏的测黑，半明不亮的，点在那里。细看屋子里，一边安了三张板床，对面是两张一排，放着一张半桌，上面摆设着天平烟缸等件，床上垫的是一色破席，并摆着两个竹枕，那两张铺上，已有人占住了，都是鹑衣百结的，躺在那里如半死的一般，手中擎了

一枝烟枪，两眼合着，那手里的枪，几乎要掉下来。听见有人推门进来，陡然吃惊，手里的枪望上一提，将脚伸了一伸，一个呵欠，把旁边人的瘾都打了上来。差人此时涕泪交流，赶紧躺下叫道：“先拿二钱烟来。”那伙计知是生意到了，随过来将灯挑一挑亮，跟手四托烟送到，差人地保相对躺下。稽贾二人坐在旁边空铺上发呆，听他们抽的呼呼的声响。不多一会，二钱烟已抽完了，又叫伙计添烟，口中喷出来满屋的烟气，吐的又吐了一口浓痰，跷起一条腿，向贾守拙说道：“你这桩事不要看轻，是不是玩的。本官说过，抚台有文书下来，说是前番闹教，杀了洋人，朝廷赔款不少，城乡富户，摊钱不必说，还要办理清粮，若有田的人家，捏荒抗粮，一经查出，定要重重的惩处。我问过签稿爷们，恐怕打板子枷号不算，还要罚款呢。那是三百五百一千八百论不定的。”原来这贾守拙生性吝啬，平日一钱不肯浪用，方才见饭帐会了许多，已经老大不自在，兼之年老力作，有些受伤，此时又气又急又饿，听了此言，一阵心酸，眼皮望上一翻，昏晕过去了。正是：

飞来横祸无从说，断送残生只数言。不知贾守拙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慕官势送子读洋文 悟平权合群开学社

却说贾守拙听了差人的话，昏晕过去，稽先生赶着叫唤了半天，渐渐醒来，那差人反在那里说俏皮话儿道：“看他不出，倒会诈死。”烟铺里的人，听得可怜，泡了一碗姜汤给他吃下，歇了半天，才能动弹，又呷了几口汤，居然回过气来，能够说话了。叫苦连天的哀求差人替他想法儿，差人道：“我有什么法儿好想，这事情关系很大，且到衙门里再讲。若要平安无事，除非多花费些，求求签稿赖大爷，钱漕陆大爷，你一面将钱粮赶紧补上，取了凭据，再去见官，但是总得一二百吊，方能了结。如今我们的例规，是要先付的，小意思，不多，五吊罢了。”

稽先生从中好说歹说，总算讲妥了两吊五百文。地保讨了二百文，自回家去了。

稽、贾二人同了差人，到贾家住了一夜，次日一早进城，贾守拙有个表弟在城里开米店，姓冯名刚，因他做人老实，大家就送他一个表号，叫他“冯老实”。当时三人同到冯老实店里，商量这事。贾守拙拿了些联单地契，托冯老实替他抵押了几十吊钱，好容易会着钱漕门上姓陆的，竭力奉承他，多花费了许多吊，才肯答应，算是已经完了钱粮了，只待见官开释。幸喜这位州官，是两榜出身，江苏上元人氏，姓胡名礼图，八股做得极好，问案却不大在行。每到坐堂，须要签稿赖大爷站在旁边指点，有时案子多些，问的不耐烦，摇了摇头，手拍着膝便念起八股来了。嘴里自言自语，说什么“王道不外人情”。又是什么“刑期无刑之化”。

惹得衙役们抿着嘴儿，要笑不敢笑。这回提了贾守拙上堂，问起缘由，拍案大怒道：“你也是皇上家的百姓，食毛践土，为什么辜负皇恩，连钱粮都欠起来，这还了得？”贾守拙吓得不敢则声，差人代禀道：“他的钱粮，已经补完的了，并未拖欠过年，求大老爷念他年老，饶他初次罢。”又回头向贾守拙道：“你这个糊涂东西，还不快将串票呈上？”贾守拙慌忙将衣襟解开，掏了半天，找着串票，双手送到公案桌上，那胡大老爷看了一眼，搁在一旁道：“也罢，你这罪名，本来不小的，本县念你初次，饶了你的狗腿，以后再犯，两罪并罚。”说罢退堂，这贾守拙回到家中，气愤不过，侄子又找不着，无处发泄，将他八岁的小孩子，打了几次出气。

那天正在家里打儿子的时候，可巧西村教堂里的马夫王老三撞进门来，看见了，一把拉住，问其原故，贾守拙气得说不出话，王老三知道他新近吃了官司，不耐烦，只得将儿子出气。遂劝道：“老拙，你快不必如此，我知道你受了衙门里的气，说不出。但是如今做了没势力的人，总要仗着外国人的势力。我们堂里的神父，因为现在中国人，不会说外国话，特地开了一个学堂，教人家这个。将来懂得之后，能够和外国人往来，不是得了大靠山吗？那个还敢欺负你。”守拙听了这话，暗自忖道：“不错的，我亲眼见西村朱阿二，抢了人家场上晒的麦，那人要告他，为他是吃教的人，不敢进状子。又前日在班房里，看见一乘轿子，直抬到大堂上，官儿立时开了暖阁门迎了出来，拉了那人的手一同进去。我还道是那里来的过路官，那知听人传说，是矿务局里的翻译，

和我一样的白衣没有功名，他是何等体面。稽亲家说得好笑，海外头有什么仙人岛，据我看来没有什么仙人不仙人，现在的外国人就是仙人，跟着他读洋文的就是仙人的徒弟呢！但是，我吃教不能，人家说吃了教的人，等到百年之后，一双眼睛定要抠了去的。这句话虽然是没有，但是乡里人少见多怪，一定要这么说的，真正可恶。若叫儿子读洋文，却是个正办，亏得他提醒了我，我如今就打定这个主意。”于是先向王老三打听读洋文是怎样的规矩，一个月要花钱若干，一一问明白了，又托他设法。他说：“我是不成的，你去托朱阿二罢。”说完扬长去了。守拙送了他回来，和妻子商议定妥，作准送这八岁的第二个儿子去读洋文。

原来贾守拙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十五岁，在汉口洋布店里做生意，定下了稽先生的女儿为妻。这个次子八岁，向在村馆里读《大学》，早出晚归，资质倒也下得去，当下贾守拙看看这孩子，读书聪俊，心中甚喜。次日一早起来，去寻朱阿二，请他吃茶吃酒，着实的巴结，两人自此结为莫逆之交。后来贾守拙说起儿子要进学堂的话，朱阿二满口应承，代为出力。不多几日，有了回信，主教答应了。但须要这孩子去见见，问答些话，方可收留，每年止须出膳费三十千文。贾守拙由不得心疼这钱，也是没法的事，挨到正月十五后，择日将儿子送入学堂。

这学堂名为强西学堂，就是那教堂里安主教捐资开的，请了几个中西文教习在内，专教中国子弟。是日贾守拙送儿子进去，中文教习问了几句话，看他着实应对得来，心中欢喜，代他起个名字，叫贾子章，表字希仙，自此贾子章在强西学堂肄业。过了几年，居然已经一十五岁了，洋文读得极熟，中文亦尚粗通。他

有两个最知己的同学，一个姓宁名有守，表字孙谋，是汉口亨利洋行买办之子。一个姓魏名偃群，表字淡然，他父亲在江汉关上充当大写，两人俱十七八岁的年纪，虽说比贾希仙豪富许多，却守定平等的宗旨，并无瞧他不起的样子，一般引为同志。说也奇怪，这些十几岁的人，志气极高，常恨自己为什么在教堂里读书，受外国人的教育，觉得耻辱已极。

一日，正当暑假后开馆之期，宁孙谋携了半年的学费，走到学堂，可巧与贾魏二人遇着，宁孙谋触着心事，登时起了念头，约着二人在左近茶馆里吃茶，宁孙谋开言道：“二位今日可是进学堂开学来的，身边带有半年学费没有？”二人答应道：“正是前来开学的，身边带有半年学费。”宁孙谋道：“我们中国人却要受外国人的栽培，心实不甘，我想我等三人，皆是为父母逼着，不能不来，照此年复一年，束缚在此，何由发达，况且外国人的主意，是养成我们奴隶性质，将来为他所用的，所以只有外国语言一种教我们的。一切关系实用的科学，都藏了起来，不肯传授。据兄弟的愚见，不如离了此地，到大地方去一走，一面想个法儿，考人中国人开的学堂，才能成就学问呢。”魏淡然道：“老弟你话虽然说得是，但是你不曾晓得中国开的学堂，实在也进不得。我听见人家传说，开学堂的尽是官场中人派的，总办不是翰林就是道台，都是八股出身，并不懂得什么科学。戴了红红绿绿的顶子，背后头跟了无数若干的家人，一辆马车进得堂来，满面官气。还有些没出息的教习司事趋前赶后的巴结，他的本事不过靠着权势，带挈着几个私人吃碗现成饭罢了，那有心肠说到教育上去。那时

我们忍又不是，去又不能，岂非进退两难么？”贾希仙道：“二兄所说的话，虽都不错，依小弟愚见，宁兄奋发的志气，倒可试试，现在我们三人带的半年学费，算计起来，也有好几十吊，莫如搭了轮船，径往上海。听说上海地方，极开通的，学堂也多，外国人有学问的，来得不少，是个长进学问之地。我们一面译些西书卖钱过活，一面打听那里学堂好，考了进去肄业何如？再不然，遇了几个同志，只要攒凑起几千银子，我们好自己开个学堂，成就几个志士，岂不更好。”说罢，二人一齐拍手称是，商量着到主教那里托词退学，同赴汉口，各写一封信，安慰家中，随即上了怡和洋行轮船。到了镇江，轮船停泊卸货，贾希仙有两礼拜不洗澡了，自觉秽浊不过，对二人说：“偏劳在此守着行李，小弟去走走便来。”说罢，别了二人上岸去了，二人等他许久不至，听得轮船将开，是要误事的，商议着只得将行李什物，一总搬了上岸，找个客寓住下。慢慢寻觅。正是：

楼头黄鹤杳无路，江上孤鸿忽失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寻伴侣巧遇豪商 谈工艺隐联同志

却说宁魏二人上了岸，寓在佛照楼客栈中，寻觅了数日，不得踪迹。一日两人走到银山门外，见有一座酒楼，一色洋房，窗棂轩敞，十分雅洁。漫步上了楼梯，拣个座儿，两人对面坐下。

酒保来问吃什么？两人随意点了几样菜，要了两壶花雕，闲谈饮酒，说起找不着贾希仙来，大家纳闷。宁孙谋道：“我昨儿已写了几张招贴，叫栈里伙计，拣热闹市口贴上了，倘若是实在找不着，不如径往上海，登报招寻，料想贾兄身边到上海的盘缠是够的，不至呆守着此地。你道何如？”魏淡然道：“是。”宁孙谋正举杯劝饮，淡然抬头，忽见对面墙上，粉笔画了数行草字，不由立起身来，凑近前去细看，却是一首七古

诗曰：

金山焦山两点青，江心月堕蚊龙醒。

九州神鳌戴不起，天倾地陷成沧溟。

东瞻龙伯岛环丽，北来胡马尘毡腥。

一枰枯棋不可着，残山剩水支危亭。

长拼烂醉此楼上，狂歌怨句诉江灵。未署醉侠二字。魏淡然看过之后，不觉手舞足蹈起来，忙叫宁孙谋过来同看，晓得这人抱负不凡，着实佩服。宁孙谋以为是过路的人，不甚措意，魏淡然却极留心结交豪杰的。当下便叫酒保过来问道：“这是那个写下的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对江瓜洲镇上有名的大富户陈大人写的，这陈大人极喜结交朋友，碰着外路来的客人，只要送一张名片进去，立时请见，留饭留宿，还有盘缠送给他。他家田产极多，家私百万，近来在镇上开了一个学堂，正要招接读书人哩。客官，何不去去见见他，只怕定要留住的。他每逢过江，便到小店吃酒，这墙上的字，是他昨儿上灯时在此写下的，不知写的什么？客官看过想是懂得的。”说罢去了，宁魏重复人座，淡然是要去访这姓陈的，

孙谋一心要找访贾希仙，不愿耽搁，无奈淡然再三浼告，只得答应着明日早起同去，当下酒罢，吃了饭，会帐回栈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早两人渡江，到了瓜洲上岸，访问这姓陈的，果然人人皆知，一路指点着走去，原来这陈姓不在街上，离江口有五六里地，名叫做小桃源。合族有四五十家，自成一村，内中最豪富的，绰号小孟公，名剧字契辛。祖父在扬州运盐为业，是个大商家，有田三千余顷。契辛之弟，名范字仰蠡，兄弟分居，一在扬州城中，一在瓜洲乡下。系其父在日，将两所房子分派开的，契辛喜读书，性乐山野，故同伊母亲妹子，在乡间居住，专营田产等事。仰蠡承受了盐引，仍为商家。契辛少年时，曾请了个山东教师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到了十八岁上，方才折节读书，进了扬州郡学。因为朝廷不重科举，无心下场，捐了个道台，在家候选。自己的庄客雇工，不下数千人，散居各地，每月隔了七日，便到庄上聚集一处，契辛教他习些武艺，又着实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。工钱比别人家加倍，真是恩威并用，人人情愿替他出死力的。契辛又自己捐钱，开了个蒙学堂，局面宏敞，收了一百多个学生，聘请名师，在内课读，内中各样格致化学器具，都是向西洋购备来的。是日一早到学堂里查察功课回来，门丁递上宁有守、魏偃群的名刺，随即吩咐请到西花厅叙谈。

再说宁、魏二人走进了小桃源村，但见一带竹篱茅舍，夹着些柳树毵毵，桑枝簇簇，其时正是仲春天气，有几个燕子，在杏花坞里穿来穿去。这风景尽够领略，向前走了几十步，一转弯间，忽见豁然开朗，有一道清渠，远远淌来，岸上细草平铺，缘茵如，靠着草地，是碎石砌成的一条街道。再望（往）前走，看见

一所大房子，绿树环绕，露出粉墙一角，门前一片石皮场，粉墙照壁，大门四扇，是退光黑漆的，二门是泥金漆的，二门外一边摆着一张又阔又长的青漆板凳，有几个青衣小帽的人，坐在那里。二人将怀中名刺取出，踱将进去，那些人一齐站了起来，问明来历，接了名刺，进去半晌，只听得里面一片声嚷“请”。呀的一声，开了中间两扇门，进去是敞厅五间，两旁架着几乘蓝呢轿子，再进一重门，便是砖砌一条过道。上面搭着蠡壳天棚，两廊是二十间庄客的住房，粉牌挂出执事名目，过道尽处，两扇乌门洞开，一个大院子，白石板地，两株松树，直上参天，三层阶上，五间大厅，鸦雀无声，湘帘地，里面金碧辉煌，不及细看。廊檐下两边皆有耳门，是用细磁嵌成的竹菊花式，上面做就两个字，左是怡情，右是养性。当下跟了庄客走进右手的耳门，又是一个院子，四围朱栏曲曲，院子里尽是磁盆种的花草。中间一个大鱼缸，廊前挂了两架鹦哥，学着人说话，叫道：“客来了。”

那小孟公已在那里久候，看见两人进去，连忙迎了出来，揖罢人座，彼此叙了名号，各道仰慕之意。魏淡然道：“银山门外酒楼上，拜读吾兄所题七古一首，真是英雄气概，名士风流，令人钦佩不已。”契辛谦道：“小弟性质粗豪，笔墨一道，本不擅长，那日偶然兴到，写了几句，不料为二位仁兄谬赏。”当下茶罢，契辛命庄客在花园里摆席，便请二人到花园里一游，说罢大家起身。走出回廊，有一条小径，转了几个弯，才到园门，只闻得一股花香扑鼻，及至进了门时，迎面一座假山挡路，侧眼看去，有个洞门，恰容一人行走。进了洞门，一层层的石级，走到高处，全园

景致在目，只见山石下是个大大的池塘，里面奇石舂嶂，或大如拳，或尖如笋，颇像海中岛屿样子。一只小船，泊在岸边，岸旁排列着桃柳各树，园中房子有的在半山里，有的在平地上，有的临水几间，目中可看的，花草交荣，树阴浓密，耳中可听的，松涛震撼，好鸟间关。

契辛领着二人下山，沿岸一条仄径走去，又过了一个岭头，转瞬之间，不见池塘了，却是个村庄样子，有几十株杏花盛开，一带茅屋七间，极其幽雅。宁孙谋心中暗忖道：人说扬州盐商豪富，原来有如此享用，可怜平民的利源，皆被他们占尽了，虽然如此，这陈君人还不俗，又能疏财仗义，总算是庸中佼佼的。倒要与他谈谈经济。须臾，酒席摆好，谦让入席，不须细表。

酒过数巡，宁孙谋开言道：“敢问我兄有这样资财，何不将他营运起来，在商务里头干些事业？”契辛道：“不瞒吾兄说，小弟祖上，本运淮盐为业，从前利息极好，积攒下来，不曾些微浪费，才有这样局面。小弟因想这样运盐的事，总是剥削众人的利益，归并到一家罢了，还要巴结官场，动不动勒捐硬派，受气不过，所以将这事给舍弟去办，小弟只在此间务农，也想做点生意，无如现在的缫丝厂织布局等类，成本太重，办得不好，便要折阅，是以不敢轻易开设，吾兄若有高见，还望指教。”孙谋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现在洋货销场极广，商家不早设法，将来是站不住脚的。若要设法，除非先兴工艺，虽然讲不到制造，只要目前将容易做的事考究起来，也好收回几成利益。即如登州出口的草边好做帽子，博山出的料好制玻璃，北方的葡萄好酿酒，南方的甘蔗好熬糖。诸如此类，一一讲究，自然占了脚步，得些利益，吾兄以为

何如？”契辛点头称是，三人畅谈了 - 会，时已过午，方才散席。

宁、魏告辞过江，契辛再三留住数日，二人却不过情，只得允了。当下差庄客过江，将二人行李取来，在园中正厅之旁三间船室内安榻。这船室依山傍水，着实轩爽，契辛时来谈论今古，颇不寂寞。住了三天，那天契辛有事出门，宁孙谋急欲往上海找贾希仙，便与魏淡然商量定了，只待契辛回来告辞，明早成行，午饭后整顿行囊已罢，淡然道：“我们来此，园中尚未各处游过，今日何不同去走走。”孙谋答应着同走，沿着池塘走去，穿出一个石洞，便是一道小石桥，原来这池塘曲折回环，被几处假山隔断，底下却是水脉贯通的，山坳中作成五个石桥，这是第一桥。过了桥时，仍复上山，峰腰里有座茅亭石台石凳，摆着一盘围棋子，二人素嗜下棋，触动所好，便坐下对着。正在用心出神的时候，忽听得山前隐隐有呼救命之声，像是女子的声音，二人不胜骇异，连忙立起身来下山去找。正是：

登高未遂英雄志，从井重牵儿女情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**第四回 绵良缘双集女床鸾 访故友单愁过江鲫**

却说宁孙谋听得有人呼救之声，同魏淡然走下山去，寻声找到池边，只见一个十几岁的女子，在那里呼喊，走近前去，问其缘故，他说道：“我的姊姊，掉在池里了，快去救他出来。”二人

赶到池边一看，只见池水泛泡，果然有个女子掉在里面，头往上一冒又沉了下去，原来这池水，是通着大江，是极深的，淡然解衣欲去救他，孙谋道：“且慢，待我去救，我从前在水师学堂里，学过一年，略知水性，贤弟不必冒险。”说罢，卸下长衣，跳了下去，停一会，果把女子托着望岸上送来。淡然帮着用力，把二人拖了上岸，那女人只有一丝气息，孙谋连忙将他身子横转，背朝上，头朝下，控在一条板凳上，口中吐出了许多清水，方才转过气来。那在岸上的女子走来，对二人福了两福，说了些感激的话，扶着他姊姊去了。孙谋和淡然回到寓室，换去了湿衣，淡然猜着这两个女子，是契辛的妹子，只不知如何掉在池里。孙谋道：“且休管他，我吃了几口水，肚里很不自在，要将息一会。”随即躺下，不表。淡然靠在窗前看书，天色向晚，契辛走来，淡然起身招呼，孙谋肚腹也好了，爬起来时，契辛便向他磕头，慌得孙谋还礼不迭。契辛又向淡然作揖道：“舍妹深蒙二位救命之恩，家慈命弟特来叩谢。”闲谈一会，契辛问起孙谋年岁若干，孙谋道：“小弟是甲戌生。”契辛掐指一算道：“今年才止十九岁，真是少年老成，未可限量。”又问淡然，淡然道：“小弟比宁兄小一岁。”契辛又问二人定下亲事没有，二人答道：“尚未。”又说了一会，契辛入内去了。

原来契辛母亲韩氏，是通州大名士韩凡民的姊姊。他父亲就是八股大家，刻过文章稿子，官拜礼部尚书的韩爱庐先生，已去世多年了。凡民却不喜做八股，弄些杂作，因此得名。他姊妹共有两个，从小都跟着父亲读过书史，总算闺阁中的通品。姊姊嫁与陈商为妻，生下二子二女，子即契辛兄弟，长女名聂字慕隐，